

世界 文學名著

22

- 戰爭與和平
- 老人與海

金 字 塔 系 列 叢 書
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戰爭與和平

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譯序

一八二八年九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貴族田莊裏，一位舉世公認的文豪及思想家誕生了！托爾斯泰的家族世代為朝臣高官，父親為世襲的伯爵及大地主，母親則是公爵陸軍少將之女。不幸的是，在他幼年時，父母雙雙病逝，遂由一位姑媽撫養長大。

托爾斯泰天資穎悟，但少年時期卻因年少氣盛，生活放蕩，以致未能完成喀山大學的學業。十六歲時，他已顯出傑出的文才，時常因體念農民生活的困苦，為文發表其人道主義的思想；甚而放棄貴族的奢侈生活，親自下田耕作。

一八五一年，他加入高加索砲兵隊當見習軍官，次年發表了處女作「幼年」，即享有文名；以後即不斷從事著述。一八五三年，他參與俄土克里米亞戰爭，身歷戰爭之慘狀，更加嚮往和平，倡言人道。一八六三年結婚。其妻相夫教子，為標準之賢妻良母，因而婚後的托爾斯泰更能安心寫作。一八六四年著手寫「戰爭與和平」，前後費時六年，才完成此一撼世鉅作。其他著作除短篇小說外，又有「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黑暗的勢力」等長篇佳構。

晚年的托爾斯泰，因身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勝痛苦，而數度離家出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個

寒冽的晚上，他前往修道院的中途病倒，瀕然而逝，享年八十三歲。

「戰爭與和平」以拿破崙發動的俄法戰爭為背景，將十九世紀初期俄國社會的全景活生生地刻畫在讀者的面前。書中的場面包括戰爭、會議、貴族生活、劇院、舞會、狩獵乃至兒女私情與農民的生活，舉凡十九世紀初俄國的政治事件與社會現象，幾乎包羅無遺，而以對拿破崙的戰爭貫串全書。無論就質就量而言，都不愧為一部偉大的鉅構。

本書雖以戰爭為背景，但是主角並不是那些赫赫的歷史人物，而是幾個青年貴族。他們經過十年戰亂，精神上深受影響，而生活也經過無數的浪濤，然後才體會出人生的意義與目的，過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書中主角的生活相互交錯，動人心弦。每一人物性格的刻畫，都可以看出作者之長於心理分析，而每一個場面的描述，又能見到作者那雖然簡單，卻深刻寫實的風格。

托爾斯泰是個人道主義者，對人類保持一種慈悲的態度，對生活抱有一種不凡的熱愛，在「戰爭與和平」中，我們在可見作者的天才與理想，並且為他那著名的迷人力量深深感動，而輕易的躍進他所創造出的愉快而光明的世界。

目錄

戰爭與和平

譯序	三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五九
第二章	二五
第三章	三五
第四章	三一
第五章	四六
第六章	六六
第七章	六五
第八章	六五
第二部	
第一章	七〇
第二章	九〇
第三章	九〇
第四章	九七
第五章	一五
第三部	
第一章	一〇八
第二章	一九
第三章	三三
第四章	三六
第四部	

[illegible]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九部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十部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三五六	三五五	三五〇	三四八	三四〇	三三三	三三七	三三三	三二五	三二二	三〇三	二九八	二九五	二八五	二八一	二七九	二七二	二七一	二六七	二六四	二六〇	二五三	二四八	二四六	二四三	二四〇	二三九

第九章	三五六
第十部	
第一章	三六五
第二章	三七一
第三章	三七六
第四章	三七八
第五章	三八六
第六章	三九二
第七章	三九七
第八章	四〇三
第十一部	
第一章	四一
第二章	四一四
第三章	四一八
第四章	四二三
第五章	四二七
第六章	四三一
第七章	四四二
第十二部	
第一章	四四六
第二章	四五一
第三章	四五四
第四章	四五九
第五章	四六三
尾聲	四六九

戰爭與和平

第一部

第一章

一八〇五年七月裏的一天，俄國皇后的親信女官艾妮·芭洛芙娜舉行了一次宴會，聖彼得堡的貴人名媛漸漸地都到齊了。晚宴非常熱鬧，客人低聲閒談，自然地分成三羣。第一羣裏男士較多，中心是一位神父；另外一羣都是年輕人，圍攏在美人兒愛倫（庫拉根公爵的千金）和鮑孔斯基公爵夫人莉莎的四周，這位少夫人面色紅潤，以她年齡而言，略顯得豐腴些；第三羣的中心人物是莫瑪特子爵和艾妮。

這位子爵五官清秀，舉止優雅，顯然以名人自居，但由於良好的教養，謙恭地在他這一羣中間周旋著。艾妮顯然將他當作來賓的調劑品，在這天的晚宴裏，先把這位子爵，再把神父當作極精緻的美味去娛樂她的嘉賓。繞著莫瑪特子爵的一羣人，很快地就討論起安金公爵被殺的事情來。子爵說安金公爵送了命是由於他自己過分的寬宏大量，他又說拿破崙恨他是有私人的理由。

「呵，是啊！子爵，把這件事講給大家聽吧！」艾妮快活地說道，她覺得這句話的腔調帶有路易十五的氣派。

子爵微微躬身，優雅地笑了笑，表示他欣然遵命。艾妮把一羣來賓安頓在子爵近旁，聽他講這個傳奇故事。

艾妮低聲對一位來賓說：「子爵本人認識那位公爵呢！」旋即又向另一位來賓說：「子爵很善於言辭。」她再向第三位客人說：「一個有水準的人，別人望眼即知。」於是子爵脣邊漾起了一個淡淡的笑容，準備開始說他的故事了。

艾妮向另一羣人圍繞的那名美女說：「愛倫，到這裏來坐吧！」

愛倫嫣然一笑，站了起來。她那襲繡著常春藤和青苔的銀白禮服，窸窣窸窣地響著；披肩的秀髮和胸前的鑽石項圈熠熠生輝，她在男人當中走過，大家都往後退讓她的路。她沒有看任何人，卻向大家微笑著，似乎給予每一個人欣賞她優美身材、圓潤肩膀的權利。當她走向艾妮時，彷彿也帶走了舞廳裏所有的光輝。

「多標致的人兒！」每個看到她的人都這麼說。她坐在子爵的旁邊，那永不改變的笑容朝著他，子爵聳了聳肩，垂下了眼睛，彷彿受一種神祕的力量衝激，一下子驚愕得昏眩了。

「夫人，面對這樣一位聽眾，我恐怕要說不出來了。」他笑著說道。

子爵隨即興致勃勃地報告一件正在流行的軼聞，大意是安金公爵曾經暗地裏到巴黎去見名伶喬奇絲小姐，正好遇見了拿破崙，他也是這位名伶的入幕之賓。拿破崙那傢伙不意間碰見了這位公爵，他的顯

癰症竟突然發作，這下可落到公爵掌握裏了。但是公爵並沒有利用這機會殺害他，反而拿破崙後來抓住一個機會，逮捕了公爵，將他處死，恩將仇報。

故事很動人有趣，尤其說到情敵彼此認出對方的時候，婦女們似乎都興奮起來了。

「真有意思！」艾妮以探詢的語氣，轉頭望著嬌嬌的公爵千金說著。

「真有趣。」愛倫輕聲說道。

子爵帶著感激的微笑正要繼續說下去，但就在這時候，艾妮注意到站在另一角落的一位年輕人，正同神父辯得很大聲、很激烈，便急急忙忙過去解圍。那個年輕人是貝素豪夫伯爵的私生子（老伯爵現在莫斯科，正臥病牀上奄奄一息），剛從國外念書回來，這還是頭一遭在社交界露面。他叫比耶，個子高，高壯壯，戴著一副眼鏡，露著一臉聰明機靈的神情。他正同神父談著政治均勢問題，神父顯然對這青年單純的熱情很有興趣，正滔滔說出自己的一套長篇大論。他們兩個人談得很激烈，態度也不夠莊重，艾妮覺得很不愉快。

神父說：「辦法嗎？歐洲權力的均勢，唯有一個像俄國這樣的強盛國家，來公正地領導一項以歐洲均勢為目的的聯盟，才可以拯救這個世界！」

「但是要如何去獲得這種均勢呢？」比耶開始說，可是就在這個當兒，艾妮走來了，嚴厲地瞪他一眼，又問神父，他身為義大利人，要怎麼克服到俄國的水土不服。神父的臉色忽然改變了，成爲一種做作的和悅表情，顯然只要同女人談話，他就習慣了這一套。

「我著迷於這個社會的機智與文化——尤其是這些高貴的婦女——所以還沒有時間想到水土服不服

的問題呢！」

艾妮爲了要約束比耶和神父的言論，也爲了方便看著他們，就把他們拉到人羣裏面去了。

這時候客廳裏又進來了另一位賓客，安德列·鮑孔斯基公爵，就是嬌美的公爵夫人的夫君。安德列極爲英俊俊秀，中等高度，眼裏透著厭倦的表情，步伐勻整沈著，和他那位活躍的夫人成了極其顯明的對比。顯然他認識客廳裏的每一位賓客，但是覺得他們太沈悶乏味，甚至看看他們，聽聽他們的話，都覺得厭煩。當中尤其使他厭煩的是他那美麗妻子的面孔。他扮了個鬼臉轉過頭去，吻了吻艾妮的手，半眯著眼，打量全場的客人。

「公爵，你要從軍作戰了嗎？」艾妮問道。

「承庫圖索夫將軍的美意，派我做他的副官。」

「那麼，你的妻子莉莎怎麼辦呢？」

「她要住到鄉下去。」

「把你嬌媚的妻子從我們這兒搶走，你不覺得太狠心了嗎？」

「安德列，」他妻子說道，她稱呼自己的丈夫，也用的是對其他男士一樣賣弄風情的音調：「子爵剛剛跟我們說了個喬奇絲和拿破崙的故事呢！」

安德列蹙著眉頭走開了。比耶從安德列進客廳起，就一直興奮敬愛地望著他，這時走到他的身邊，拉住他的手臂。安德列沒有回頭看，卻皺著眉頭，顯然厭煩有人拉住他，可是一見到容光煥發的比耶，也不禁露出了誠摯愉快的笑容。

「呵，怎麼你也到這裏來了？」他對比耶說。

「我曉得你會來，」比耶回答：「我來是想同你一塊兒吃晚飯，行嗎？」他隨即降低了聲音，免得打攪仍在說話的子爵。

「啊，不可能！」安德列哈哈笑道，緊緊握住比耶的手，表示這根本不用問。

他本來還要再說幾句，但這時候庫拉根公爵和他的女兒站起來要走，兩個年輕人便起身讓路。

「請原諒，子爵，」庫拉根公爵一面向子爵說，一面親熱地拉住他袖子把他按住，不讓他站起來。「使館裏的宴會剝奪了我的快樂，也打斷了你的話頭。」他又向艾妮說：「要離開你這個精彩的宴會，我覺得非常遺憾。」

她的女兒愛倫小姐輕輕抓著衣褶，在座位中間走過，美麗的臉上的微笑更加甜蜜了。她在比耶前面經過時，他喜不自勝，驚訝不已的盯著這位美人兒。

「真漂亮！」安德列公爵說。

「嗯，真是個美人兒。」比耶說。

「替我訓練訓練這隻熊，」庫拉根走過時，抓住比耶的手臂，向艾妮說：「他在我家住了一個月，這是我第一次在社交場所看見他，年輕人最需要的，莫過於聰明女人的陪伴了。」

艾妮微笑著答應照料比耶，她知道比耶的父親和庫拉根公爵有親戚關係。這時候客廳裏一位老太太很快地站起來，在前廳追上了庫拉根公爵。她臉上露出焦慮的神情。

「公爵，關於我兒子保理斯的事，怎麼樣了？」她在前廳跟在他後面說道：「我在聖彼得堡不能再

多停留了，告訴我，我能把什麼消息帶給我那可憐的孩子？」

雖然庫拉根公爵勉強而不耐煩地聽她說話，但這老太太卻滿臉懇求的神情，巴結地向他微笑着，並且拉住他的手臂，使他無法走開。

這老太太是安娜·杜別茲科夫人，杜別茲科是俄國閥閱世家之一，不過她家道中落，久已脫離社交場所，同以前有勢力的關係人物也不再來往。這次到聖彼得堡，是替她的獨生子在禁衛軍裏謀差事。她就是爲了這件事才不請自來地參加艾妮的晚宴的。

「請聽我說，公爵，」她說：「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什麼，將來我也絕不再要求你。我從來沒有向你提過我父親對你的好處。但是現在我請求你，請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替我的兒子謀這個差事吧！我會視你爲大恩人。請你不要生氣，答應我吧！」她說話時眼眶裏雖然含著淚，卻仍微笑着。

「爸爸，我們要遲到了。」愛倫小姐不耐煩地等在門口，轉過身催促著。

「我的好安娜，」他用那種親密卻又帶著厭煩的口氣說：「你所要求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爲了向你表示我的誠意及對令尊的敬意，我願意去做這不可能的事——你的兒子一定可以調到禁衛軍，一言爲定。現在你滿意了吧？」

「親愛的大恩人，我不再向你要求別的了，我知道你是多麼仁慈啊！」他剛剛要轉身走開。「等一等，還有一件事。我兒子調到禁衛軍之後，」她遲疑了一下。「你和庫圖索夫是好朋友，如果你能向他推薦保理斯做他的副官，那我就放心了，真的……」

庫拉根微微笑了：「這件事我無法答應。你不知道自從庫圖索夫做了總司令以後，他受到多少人情

包圍。他告訴我，莫斯科所有的夫人都聯合起來，要把兒子給他當副官呢！」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答應，我的大恩人……」

「爸爸，」他那個女兒又用同樣的聲調說了：「我們已經遲到了。」

「好啦！再見了。你明白這個情形就是了。」

「那麼明天你就會啓奏皇上嗎？」

「一定一定，不過關於庫圖索夫的事，我不敢保證成功。」

「你就答應了吧，答應吧！」杜別茲科夫人帶著撒嬌的媚笑繼續地求著他，這在從前也許是她的特色，但現在卻和她憔悴的面容很不相稱了。她顯然已忘記自己的年齡，習慣性地拿出昔日撒嬌的手段。不過公爵剛離開，她的臉上又恢復了先前冷淡做作的表情。她回到人羣裏去，子爵還在說話。她又做出在聽講的樣子，等著機會離開，因為她的事已經辦好了。

第二章

庫拉根公爵實踐了諾言，將杜別茲科夫人的請求奏稟皇上，恩詔特降，保里斯接受任命，擔任塞米諾斯基禁衛軍的少尉軍官，但儘管杜夫人努力活動，他還是沒能當上庫圖索夫的副官。艾妮·芭洛芙娜

那次晚宴後不久，杜別茲科夫人就回到莫斯科，去她那有錢的親戚羅斯托夫伯爵府裏住下。禁衛軍已經在八月十日從聖彼得堡出發，她的兒子仍留在莫斯科備齊裝備，打算在往瑞西諾夫的路上趕上隊伍。

羅斯托夫家正在慶祝羅家母女倆的命名日（母親和小女兒都叫娜塔莎），從清晨起，六匹馬拉的馬車就不斷地載著賓客來到羅斯托夫的巨邸道賀，伯爵夫人和大小姐在客廳裏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來客。

伯爵夫人四十五歲，面容癯瘦，輪廓很像東方人，顯然養育那十二個子女使她憔悴了。由於體力衰弱，她舉止略為沈滯緩慢，反而使她有一種令人起敬的莊嚴。杜別茲科夫人是這一家的至交，也坐在客廳裏，幫忙迎接和款待客人。至於伯爵更是忙著迎客、送客，或邀請客人吃飯。

「卡拉金夫人暨千金駕到！」一個魁梧的伯爵夫人跟班，在客廳門口用雄渾的聲音通報。伯爵夫人想了一下，就嗅了嗅鼻煙，歎道：「我真被客人累垮啦！好了，這是最後一位了，請她進來吧！」她用鬱悶的聲音吩咐聽差，彷彿是說：「好吧，把我累死吧！」

一個高高胖胖的女人，一股子傲慢神氣，緊跟著她圓臉帶笑的女兒尤麗，衣裙窸窣作響地走進了客廳。

她們寒暄過後，零零碎碎地談著，不久就談到了當時莫斯科的一件大新聞：凱瑟琳女皇當朝時最英俊的男士貝素豪夫伯爵已經奄奄一息，並且還談到他的私生子比耶。

「我真替可憐的伯爵難過，」卡拉金夫人說道：「他的身體那麼虛弱了，現在還不得不為兒子傷腦筋——真會要他的命呀！」

「怎麼回事？」伯爵夫人問道，假裝一點兒都不知道，其實這一天她至少已經聽過十五遍了。

「這就是現代教育的後果！」卡拉金夫人說：「他在外國的時候，一直隨心所欲的胡攪，現在呢！我聽說他在聖彼得堡的行爲簡直無法無天，終於教警察給驅逐出境了。」

「真是的！」伯爵夫人說道。

「他交友不慎，」杜別茲科夫人打岔說：「據說比耶和那個庫拉根公爵的兒子安那托，還有另一個叫道洛霍夫的年輕軍官，簡直鬧翻了天，天曉得在攪些什麼事！他們總算罪有應得——道洛霍夫降級成士兵，貝素豪夫的兒子已被趕回莫斯科了。至於安那托·庫拉根，他家老子替他掩飾了罪過，不過還是給逐出聖彼得堡了。」

「爲什麼？他們做了什麼事？」伯爵夫人問道。

「嚇，簡直是強盜，道洛霍夫尤其是，」卡拉金夫人說道：「他們不知那裏弄來一隻狗熊，裝在車上，想帶到一個女伶家裏去。警察趕上來阻止，他們就抓住一個警員，把他同狗熊背對背捆在一起，丟到莫亞卡河裏，狗熊就在河裏游來游去，背上背著警員！」

「親愛的，那警員的樣子一定妙極了！」伯爵叫著，止不住的笑。

「啊，好可怕！這件事有什麼好笑的？」

可是婦女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們好不容易才把那個可憐的傢伙救起來，」卡拉金夫人繼續說道：「而這還是貝素豪夫少爺比較有程度的娛樂呢！人家還說他受過良好教育，人又聰明呢！這都是外國教育造成的。我希望莫斯科這裏沒有一家人理會他，那怕他有錢。有人想把他介紹給我認識，我都一口回絕了，我還得顧到我的女兒